

高尔基文集

第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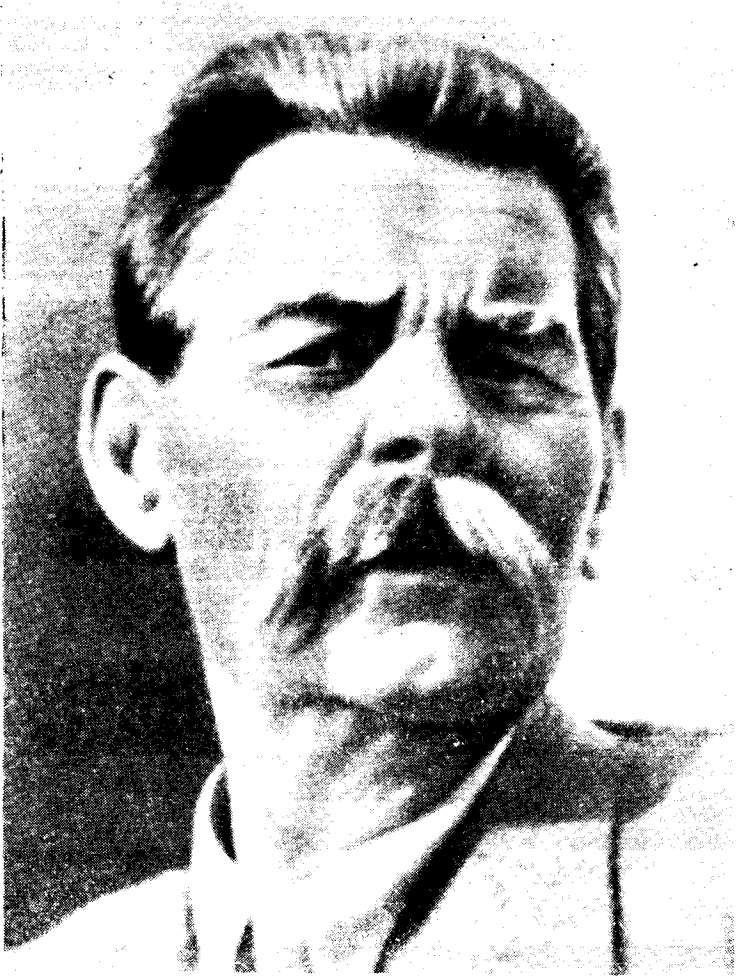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第四部

贾 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阿·马·高尔基
莫斯科，一九三四年

第 一 章

—

柏林冷淡地接待了克里姆·萨姆金：下着非常熟悉的、彼得堡式的灰濛濛的细雨，车站搬运工人正在罢工。只好自己提起两只沉重的箱子，挤在怒气冲冲的人群中，穿过地下甬道，又跟他们一起爬上台阶。这些人都是个子高大，身体肥壮，他们满腹牢骚，吵吵嚷嚷，毫不客气地用行李互相冲撞着，而且似乎谁也不道一声歉。两个有军人风度的人在萨姆金前面走，老是挡着他的去路；他们身穿猎服，头戴圆帽，帽带上插着几根不知是什么鸟的羽毛。大概是想给这些被搬运工人气得一肚子火的人们开开心，这两个插着羽毛的男人，用手杖抬着一只小小的篮子，故意装成被重担压得支持不住的样子。但是笑的却只有一位瘦长的太太，这位太太从两肩一直到膝盖都挂满各式各样的纸袋，一手提着皮箱，另一只手里拿着化装盒，她也只是出于礼貌才笑的，笑声很尖，而且很不自然；她走路很不方便，人们撞她似乎也比撞别人次数多，她不时止住笑声，担心地对两个逗笑的人喊叫：

“我的上帝！那里面装的是玻璃东西啊！噢，理查德，那里面装着花瓶儿……”

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连一辆马车也没有。衣冠楚楚的人们，

穿过密密的雨幕，愁眉苦脸，一声不响地在石铺马路的潮湿石块上走着。雨点是柔软的，落在石块路上毫无声息，但是可以清晰地听到从排水管里流出来的雨水单调的潺潺声和怒冲冲的脚步踏在水里的呱唧呱唧声。路边是一排排密集的、笨重的房屋，潮湿使它们几乎都变成了同样的铁锈颜色。萨姆金觉得有一股令人颓丧的凉气，透过衣服，渗进了皮肤，于是他放下箱子，摘掉帽子，擦了擦汗涔涔的额角并提醒自己说：

“天无绝人之路。”

从他背后走来一个留着灰色小胡子、身材矮壮的人，戴着皮帽，穿着长及膝盖的蓝褂子，胸前挂着铜牌，脚上穿一双大皮鞋。

“两马克，把我送到最近的旅馆，”萨姆金向他提议说。

“不行，”搬运工看也没有看他，说道，还把一个肩膀往上耸了耸，仿佛要推开他似的。

“这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呢，还是怕遭到同伴们的痛打呢？”萨姆金这样讽刺地猜想，那个搬运工人用一只眼睛斜着看了看他的脸，用下巴颏指着一座房子，大声说道：

“那是巴尔茨公寓。”

萨姆金忘了道谢，提起自己的皮箱，又在雨里走起来。一个钟头之后，他已经洗过澡，喝过咖啡，坐在一个小房间的窗边，回忆着跟公寓的女老板会面的情景。女老板身体肥胖，简直象只大皮球，穿着深枣红色的连衣裙，系着灰色的围裙，紧挤在鼓胀的红脸腮之间的鼻子上戴着眼镜，她一开口就问：

“您不是犹太人吧，不是吗？”

她亲自动手，迅速而又熟练地为他准备好洗澡盆，端来咖啡，并且解释说，因为原来的女仆是个罢工工人的侄女，所以必须辞退。随后她就很不礼貌地透过眼镜打量着客人，盘问他俄

国的情形怎样？萨姆金一面检验着自己的德语知识，一面简短地、但很乐意地回答她的问题。并且想着，如果能一过国境就把身后的门紧紧关上，哪怕能在短期内不再听到祖国令人厌烦的喧嚣，甚至忘掉这个国家，那该有多好。可是这位老板娘说话的声调既响亮，又果断，好象并非只说给他一个人听，而是给许多人听似的：

“倍倍尔不应该坐在国会里，而应该坐在他曾经坐过的监狱里。虽然大家都肯定他不是犹太人，可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啊。”

萨姆金笑吟吟地问道：难道她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吗，连有钱的犹太人也是吗？

“噢，是的！”她愤怒地高声喊道。“您读一读叶夫盖尼·李嘉图的讲话吧。社会主义者就是一些图谋大肆抢劫那些合法的主人，并把他们从德意志赶出去的人，但是只有犹太人才会有这样的打算。是的，是的，请您看看李嘉图的文章吧，他的理智是健全的，德国式的！”

她已经说得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直响，可是她还象母鸡煽动翅膀一样挥舞着两只胳膊，继续说下去：

“德意志是不允许发生革命的，它不会学你们那倒霉的俄罗斯的样子。德意志本身就是整个欧洲的榜样。我们的凯撒^①雄才大略，跟腓特烈大帝一样，是一位历史盼望已久的皇帝。我的丈夫莫利茨·巴尔茨总是对我说：‘丽丝白特，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他让你生活在这样一位皇帝的治下，他将使整个欧洲都跪倒在德国人面前……’”

① 指威廉二世。

她的身体是这样的肥胖和柔软，右边的臀部从椅子上搭拉下来，象个肉泡，胸部和肚子也鼓起同样的肉泡。当她站起来的时候，肉泡就不见了，因为它们都汇聚成了一个大肉泡，几乎一点儿也没有破坏这个肉泡的完整形状。大肉泡的顶上长着一个有裂缝的小红肉泡，滔滔不绝的话从缝里涌出来。但是萨姆金却在她那丑陋外貌的内部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品质，等她象只大皮球似的从屋子里滚出去的时候，他心里想：

“干她这一行的俄国娘们是不会议论这样的问题的……”

雨停了，街上充满了灰色的雾气，火车头鸣着汽笛，钢铁的声音轰轰乱响，震得窗玻璃直颤抖，一些同样粗壮的工人，正在从一座四层楼的房子拆脚手架，他们都穿着蓝褂子，戴着样式滑稽的尖顶帽，跟《西普利齐西穆斯》画报^①上的工人一模一样。萨姆金看着窗外，抽着烟，倾听着心里琐碎思想纠缠不休的窸窣声，心情颇为伤感。

“我这一生，本来是一场独白；可是我的思想却总象一场对白，总象在向什么人证明什么问题。就象是在我体内还有个陌生的、与我为敌的人，他注视着我的每一思想，而且我怕他。有没有能不用语言思维的人呢？也许，音乐家就是这样的人……我累啦。异常发达的观察力反而成了累赘。我机械地吞下许多庸俗、荒谬的东西。”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立即出现了一个赤裸裸的、健美的、粉红色的身体。

“如果我爱上了她，她就会挤出我心里的一切……一切是什么呢？她称我为不可救药的聪明人，说象我这样的人是世界的

^① 这是当时德国的一种讽刺性杂志，杂志的名称来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的小说《西普利齐西穆斯奇遇记》。

病害。这话不正确。是胡说。我不是书呆子，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道学先生。我虽然懂得很多，但并不企图教训别人。我并没有杜撰些必然要束缚思想和想象自由发展的理论。”

这时，不久之前才读到的一些别人的词句，如：“最后的、高度的自由”，“伪装万事精通者的悲剧”，“象纳吉索斯^①那样专为自我陶醉的知识的幼稚可笑”等等，就象秋天的苍蝇一样，向他袭来，脑子里涌现出来的这类词句越来越多，它们仿佛是在他身外，在这间屋子里窸窣作响。

他从箱子里拿出几本书来翻翻，在一本书的序言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接受一切的宗教和一切神秘学说，只要能够逃脱现实生活。”

“如果这不是装腔作势，那就是绝望的哀鸣了，”他想。

雨又在拍打窗户，风在呼啸。萨姆金开始读起米罗波利斯基^②的诗来。

阅读文学作品，如同吸烟一样，是他的生活需要。书籍丰富了他的语汇，他很会欣赏文字组合的技巧和音韵，玩赏同一思想在不同作家笔下，披上各式各样的文字外衣，而且特别喜欢在似乎是互不相容的人们之间发现共同的东西。读着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那种猫声咪咪的作品时（这种猫咪声最后几乎总要变成苦闷的狼嗥），萨姆金悠然地想起冈察洛夫低声的唠叨：

“粗犷和宏伟的东西有什么用呢？譬如说，大海。大海只会使人忧伤，看见它就想哭泣。波浪的怒吼和汹涌澎湃，会使纤弱的听觉很不舒服，从开天辟地那天起，它们就总是在唱同一支忧郁而神秘的歌。”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喜欢顾影自怜。

② 米罗波利斯基是一位不很知名的俄国诗人。

这些话使他想起了丘特切夫惶惑不安的问话：“夜风啊，你在吼叫些什么呀？”以及他的祈求：

噢，别唱这些描写古代混沌世界的
恐怖歌曲吧……

于是又想起了冈察洛夫的话：“在这种自然界的哀号面前，野兽的怒吼都显得软弱无力，人的声音同样显得微不足道，就连人的本身也显得那么渺小和软弱……”

接着，记忆又殷勤地推出了拜伦的《黑暗》，雪莱的《奥西曼第》，埃德加·坡、缪塞、波德莱尔的诗，梭罗古勃的《火焰圈》，以及其他许多这种情调的作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从前读过的，残留在他的脑海里，偶尔响鸣几声。

不过这些关于人在自然界可怖的力量面前、在死亡的法则面前显得渺小无力的描述，并没有破坏萨姆金的情绪，他知道，只要说这些话的作家身体健康，这些话就绝对不会妨碍他们享受生活。他知道，阿瑟·叔本华活了七十二岁，证明了悲观主义是宗教情绪的基础之后，幸福地死去了，因为他深信，他那并不十分快活的关于宇宙的哲理，就象“脑子的幻影”一样，仍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创作。

诸如宗教情绪和形而上学之类的问题，从来没有使萨姆金感到不安，而且他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是那么迅速地失去了它们的锋芒，堕落成梅列日科夫斯基^①的荒唐的空谈，变成了半虚无主义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②无情的冷言冷语，堕落为色情作家瓦西里·罗扎诺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

② 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象征主义诗人，他力图把哲学和宗教上神的启示结合在一起。

夫^①的俏皮话，最后，在象征主义作家们的迷雾中沉没、消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读的不多，而且是硬着头皮读的，他觉得这位十分独特的作家对贬低人是很内行并有说服力的，而且十分巧妙。他喜欢契诃夫对生活中的庸俗现象悲伤而又温和的嘲笑。在他看来，文学书籍中描述的主要是些陷入生活琐事，陷入理智与感情的矛盾，陷入自尊心的庸俗竞争中的可怜虫。归根到底，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位并不愚蠢的，有时甚至是很有趣的谈话对手，跟他可以默默地争论，默默地取笑他，不相信他。

二

一片片浅黄色阳光从窗外潮湿的屋墙上掠过。萨姆金把手中奇特的小书扔在桌子上，急忙穿好衣服，走到街上，漫步走在似乎特别坚硬的人行道上，看到这座城市里军人特别多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柏林和彼得堡相似的地方，随后又发觉柏林的军官比彼得堡的更为傲慢，同时又记起，这早就有人谈过多次了。他在商店林立的街道上走着，仿佛是走在峡谷里，两排笨重的屋宇迎面而来，商店敞开的门喷出皮革、油脂、烟草、肉和香料的气味，什么东西都很多，而一切又都单调得使人厌烦。他想起了柳托夫的话：

“德意志首先就是普鲁士。是那些没命地喝啤酒的人的文

^① 罗扎诺夫(1856—1919)，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宣传宗教与颓废思想，维护专制政体。

化圣地。在巴黎，要把巴黎圣母院和艾菲尔铁塔对比一下，你才能理解历史的嘲弄，莫泊桑的苦闷，波德莱尔的憎恶，安纳托尔·法朗士的优雅的讽刺。而在柏林，什么也用不着去领会，国会大厦和胜利林荫道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切。普鲁士的首都是建筑在沙砾上的城市，象是德意志肋部的肿瘤，肝脏里的结石……”

灰色的云又洒下了霏霏细雨。萨姆金雇了一辆马车，回到旅馆。晚上，他无聊地在剧院里度过，观看了魏特肯^①的一个剧的演出，第二天从早到晚，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在城里游荡了一天，游览了市容，然后又花了一天时间去游览波茨坦。对久已熟悉的、有关柏林的否定评价，他本人再也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是的，一座苦闷而又寂寞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在建筑物和居民的身上，都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紧迫感。身体粗壮魁伟的泥瓦匠和木匠，都一声不响地、阴沉而又机械地在干活。他们也都象军人一样，生着“车轮”般的胸膛和呆板的面孔。胖人非常多。萨姆金决定看看博物馆就离开这里。

他来到绘画陈列馆。

离开了闷热潮湿的街道，走在凉气沁人的空旷的陈列厅里，使他觉得很舒服。萨姆金并不十分喜欢绘画。他一向把参观博物馆和展览会看作是一个文明人的责任，它能为谈话提供题目。他总是象看书一样地看画，而且自己也知道，这使绘画为之失色。

他在几幅女人的裸体像前停了几秒钟，心里想着玛琳娜：“她要漂亮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想到玛琳娜的时候就有一种怨恨的情

^① 魏特肯(1864—1918)，德国象征派剧作家，演员。

绪，也可能是在恼恨：为什么在这方面艺术竟不能超过现实。可是风景画画得总是比自然景物更美。他比较喜欢的风格，是一些用亲切而又浪漫的笔法对自然风景加以渲染的静穆、温柔的小品。也许就是这些小品使他产生了一种陌生的、舒适的哀愁心情吧？他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合上疲倦的眼睛，心里想：这几百幅令人想起过去的彩画可以比作什么东西呢？记忆涌出了几句丘特切夫的哀歌：

……这幽灵的天国，
不论动乱年代的灾祸，
不论悲伤和欢乐，
对这些沉默、高尚而优美的灵魂，
都似过眼烟云。

他站起来，往前走去，激动地反复吟诵着这些诗句，在一幅颜色深暗的画前停下来，画面上凌乱地散布着一些用幻想混合的形态拼凑起来的奇怪形体：人形和鸟形、兽形拼合在一起，一个三角形上面画着人脸，在用两条腿走路。画家的任意涂抹，把一个熟悉的、实际存在的东西裂成碎块，又滑稽而狂妄地把这些碎块拼凑成荒诞的丑陋东西。萨姆金在这张画前站了约三分钟，忽然觉得，这幅画使他也很想重复画家所干的勾当，把画家画的那些奇怪形体再加以粉碎，然后再重新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是这已经是按照他萨姆金所希望的样子拼凑起来的了。他抵制着这种欲望，迟疑地离开了这里，但是为了领教一下作者的大名，立刻又返回原处。在一块发乌的小铜牌上刻着：“叶洛尼姆·波修”^①，而且又看到了两幅同样离奇的小画。他坐在圈椅

^① 叶洛尼姆·波修(约1450—1516)，荷兰画家。

上，端详着这种似乎不受绘画概念约束的作品，猜测了半天；画家波修在用真实物体的碎块创造这种虚幻的世界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越是仔细观察这个把根本无法结合起来的鸟兽形体和几何图形硬拼在一起的东西，心里就越想粉碎所有这些形体，揭示隐藏在它们阴郁的怪诞形象中的神秘意义。叶洛尼姆·波修这个名字，绘画史中一点也没有提到过。奇怪的是，这样一幅惹人生气的画，竟会陈列在德国首都最好的陈列馆里。

萨姆金来到楼下，走到出售展品目录和照片的人面前。这个脸色发黄，矮个子，头戴小缎帽的人，右眼盯着报纸说，他这里没有关于波修的专门著作，不过书店里可能有。萨姆金在书店里买到一本法文的关于波修的专著。回到公寓里，吃饱了巴尔茨太太给他预备的烤鹅、土豆沙拉和鲤鱼之后，就躺在长沙发上，抽着烟，把那本笨重的厚书放在胸前，开始翻看那些复制的画页。

几只长了翅膀的飞猿，几只兽头鸟，一些象甲虫、鱼和鸟一样的魔鬼。圣安东尼惊骇地蜷缩在一座半倒塌的草棚边，一头妇女打扮的肥猪和一只戴着滑稽帽子的猿猴，正朝他走来；各种各样的爬虫在到处乱爬；在一张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旷野里的桌子底下，藏着一个裸体的女人；女妖在空中飞翔；一具什么野兽的骷髅在弹竖琴；一口大钟在空中飞翔，或者是悬在空中；一位长着野猪脑袋和山羊羊角的皇帝正在走路。在一幅题为《人的创造》的画上，把万军之主的上帝画成没有胡子的少年，天堂里有一座磨房。每幅画上画的都是些忧郁的、然而还能引人一笑的颠倒错乱的东西。

“简直是噩梦，”萨姆金下结论说，然而立刻又遗憾地想到，象这样的俗话，随便什么人都说得出来。

这本书里介绍说，残暴忧郁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非常喜欢收购波修的画。

“也许，长着野猪头的皇帝就是菲力普，”萨姆金心里想。“这位波修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就象小孩子对待玩具一样，把它拆开，然后再照自己的意思把碎块粘在一起。简直是胡闹。这可以为外省报纸小品文作者充当素材。要是库图佐夫，他会对波修的画说些什么呢？”

潮湿的纸烟好不容易才抽着，烟味很难闻。

“‘就连祖国的炊烟我们也觉得香甜、可爱。’现在祖国却散发着难闻的腥臭。那里流的血太多，流得也太经常了。‘勇士们的疯狂行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尝试……社会主义对象我这一类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依然是同样的孤独，而且大概会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唉，在并非无人的原野上’的孤独……当然，我活不到‘自由王国’的时代……为了死亡而活着，这个主意很不高明。”

思想的滋味是苦的，不过苦得使人很舒服。思想就象许多条涨满冰冷秋水的溪流，潺潺地流出来。

“我并不是一个庸才。很善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的独特的聪明，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他觉得，心里正在酝酿一种新的情绪，但是他还弄不清楚，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思想自动地以准确的文字形式涌现出来，这些文字却是他早已熟悉的，在书本上常常看到的東西。他昏昏欲睡，但是却未能睡成，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恼把他推醒。

“西班牙国王喜爱波修画中的什么东西呢？”他想。

三

晚上，在温特尔公园的一座荒唐的板棚里，他怀疑地看着台上的两个丑角，他俩正在非常细致地表演破坏正常东西的滑稽动作。在这些手疾眼快的人表演的含有嘲弄意味的戏法里，显然有一种轻薄的东西，但观众并没有笑，可以认为，他们在破坏公认的正常事物时的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刺伤了观众。

“波修也是一个小丑，”萨姆金断定。

在他的右前方，坐着一个身穿灰衣、头发散乱的人；这个人挥舞着报纸，焦急地东张西望。他留着尖尖的小连鬓胡子，一张瘦削的长脸，大眼睛。

“俄国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萨姆金心里想，所以每逢这个人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就低下脑袋。但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人却站到他身旁来了，他用嘎哑的声音问道：

“是萨姆金吗？我是多尔加诺夫。您还记得芬兰、维堡吗？看过报吗？还没有？”

他用肩膀把萨姆金挤到墙边，把声音压低成嘎哑的耳语，匆忙地嘟哝说：

“斯托雷平的别墅被炸毁啦。他本人逃了一条活命，却把二十来个老百姓炸成了肉酱。一位女朋友，柳比莫娃，不幸……”

“怎么不幸？被捕了吗？”萨姆金哆嗦了一下，问道。

“牺牲了。还带着一个孩子。”

“柳比莫娃？”

“怎么，你们认识？我也认识她。还在年轻的时候。她曾经牵连在民意党人马尔克·纳坦松、罗马西、安德烈·列扎瓦等人

的案子里。当时她的态度不怎么样……您听我说，叫这座杂技场去见鬼吧！咱们到酒馆里去坐坐。这是件大事。好好谈一谈。”

他拉着萨姆金的手，气喘不止，干咳了一阵，嗓子里呼呼地响着。萨姆金发现，有那么一伙神态安详、脸色红润的人正在目不转睛地、不礼貌地打量着他和多尔加诺夫。他便朝门口走去。

“柳比莫娃……莫非真是那个女人吗？”

他很想仔细打听打听，但是多尔加诺夫根本不给他问话的机会，他摇晃着两条长腿，用肩膀碰撞着萨姆金，断断续续地、嘶哑地说：

“是啊，您瞧。一场烟火。这是政治错误。在议会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使用恐怖手段。见鬼……我拥护劳动团^①。赞成干粗活。您怎么样，是社会民主党吗？我不理解。列宁发疯啦。布克^②不懂得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应该猛醒啦。理智健全的人们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民主派组织起来。”

萨姆金推开一个小饭馆的门。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的门旁找到一张空桌子，门里面响着台球的乒乓声。

“我要黑啤酒，”多尔加诺夫说。“喝啤酒是有益的。我是从达伏斯^③来的。得了肺病。拉丁语叫普涅夫马脱拉克斯。流放在托特马^④的时候得的。这鬼地方也跟达伏斯一样，非常偏僻。所以总想去人多的地方。您已经侨居国外了吗？”

“不。我是游山玩水。”

①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七年间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政治集团。

② 对布尔什维克的简称。

③ 瑞士东北部的一个肺病疗养地。

④ 现在是苏联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沃洛格达州的一个城市。

“啊哈。您是怎样看法：立宪民主党人能把全部坏蛋——十月党啦，保皇党啦和其他一些家伙都控制住了吗？他们，立宪民主党把知识界统统组织起来啦……”

在一片乱哄哄的、象打呼噜似的德国话的喧闹声中，很难听清多尔加诺夫那嘎哑的、平淡无味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话语模糊难辨。萨姆金在等着他什么时候会说累了。多尔加诺夫拼命地灌啤酒，胸口里发出咕噜咕噜和咯吱咯吱的响声，火热的眼睛眯缝着，仿佛在盯刺萨姆金脸上的皮肤。两撇胡髭无精打采地耷拉到连鬓胡子下面，胡须上都沾满了啤酒泡沫，可以认为，这是多尔加诺夫说的话在冒泡。胡髭下面露出两颗金牙，令人不快地在闪闪发光。他不住嘴地说啊，说啊，眼睛里的光芒越来越炽烈。萨姆金忽然想象到他死后的样子：一张土灰色的脸枕在白枕头上，两个黑洞里是失去光亮的眼睛，瘦尖尖的鼻子，嘴稍微张开，里面就是这两颗金牙。他想赶快离开他。

“柳比莫娃，这是她娘家的姓吗？”在多尔加诺夫喘气的时候，他问道。

“是夫家的姓，娘家的姓是伊斯托敏娜。是的，”多尔加诺夫一面用手指头把两络湿漉漉的胡子往左右两边捋捋，一面说。“是个很可疑的人物。不过谁知道呢？萨维利·柳比莫夫是我的朋友，他就不相信这些，可怜她，就跟她结了婚。准是她想改名换姓。使人们忘掉她。诺赫噁马尔^①，”他吩咐一个正从旁边走过的侍者。

萨姆金很想问问：她是什么样子，多大年纪，但是突然多尔加诺夫往椅背上一靠，合上眼睛，这种神情使萨姆金立即从座位

^① 德文译音，意思是：再来一瓶。

上跳起来。

“我该走啦，再见！”

“明天您想干什么？到国会去好吗？不开会吗？真见鬼！您住在哪儿？”

萨姆金说，他明天一早就要去德累斯顿，然后不太客气地把手指头从他潮湿的、热乎乎的手掌里抽出来。他匆忙地在灯光微弱的、空旷的街道上走着，用手绢包住那只手，觉得需要一点儿安慰，或者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对自己辩白清楚。

“柳比莫娃……”

她早已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这个痨病鬼却仿佛又使她复活了。他想起了这个女人把乳房放进乳罩时小心翼翼的神态，想起了她那沉默寡言的温柔样子。她还有什么留在他的脑海里呢？……什么都没有了。

他觉得和多尔加诺夫的会晤，破坏和中断了他在这个城市里刚刚产生的、还不很清楚的、然而却非常重要的新思想。他愤怒地用手杖戳着人行道上的石头，心里想着：

“他病得很厉害。可能死在回俄国去的火车里。德国人把他埋进地里，规规矩矩地把证件送给俄国领事，领事再把它们寄回多尔加诺夫的老家，可是他在老家什么亲人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他哆嗦了一下，把手杖夹到腋下，胳膊肘紧紧夹住肋部，放慢了脚步，好象预感到正要走近一个危险的地方。

“一个人生下来，要学习很久，要遇到许多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要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因为现实生活总是与他为敌，为了追求与女人精神上的接近，就要浪费很多精力，这是最无益的精力浪费，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变得孤独起来……”